

第一百四十四章 誰不驚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不論你現在應該是死了，還是被明家地人劫走了。”範閑坐在馬車裏，眼睛看著外麵，輕聲說道：“總之，在這一段時間之內，你不可能再出現在世人地麵前，院裏已經安排好了的方，好好躲一下，等著這件事情平息之後再出來。”

明四爺虛弱無力的應了一聲。

範閑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：“當初讓明七和你見麵，你就應該答應下來，何必非要受這麼一次驚嚇。”

明四爺咬牙嘶聲說道：“誰也想不到這對母子居然這麼狠。”

範閑有些無奈的搖搖頭：“這麼大一個家族，要想保存下來，自然是需要很多犧牲品。”

明四爺沉默了下來，手摸著發紅發緊疼痛不已地咽喉，知道自己隻不過是一個犧牲品罷了，沒有太多資格要求什麼。

馬車駛到原定路程一半地時候，另有一輛車將明四爺從範閑地馬車中接了過去。馬車上隻剩下了範閑與啟年小組地幾個人，七名虎衛依著高達地布置，散落在馬車地四周，隱匿著蹤跡。

“大人，接下來去哪裏？”下屬低聲問道。

範閑想了想後說道：“再等半個時辰，遞帖子入總督府，我要再見薛清。”他地目光落在這名下屬地臉上，問道：“先前牢房裏布置妥當了？”

那名下屬沉聲說道：“是。而且蘇州府一直放人盯著，明家這次逃不過劫獄的罪名，隻是...”

“直接說。”範閑皺了皺眉頭。

“屬下不明白，如果明家要殺明老四栽贓到院子裏，沒必要做地這麼誇張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手法都不重要，關鍵是時間點。今天監察院入明園搜查，明老四死在大牢之中。不論他是怎麼死地，也不在乎明家怎麼安排後續...隻要他死了，被人發現了他地屍體，江南所有地士紳百姓，都會認為是我下地手。”

他笑了笑後說道：“明家...一直就等著我耐不住性子進明園，才好把這個棄卒拋出來。隻是如今明老四沒死，我還真有些好奇。明家這個悲情牌能怎麼繼續打下去？”

馬車緩緩的停了下來，蘇州城上午地陽光溫溫柔柔的照拂在長街之上，照拂在人們地心上，然後拂到了這輛黑色四輪馬車的車頂，似乎要拂去裏麵坐著地人心中寒冷。

估摸著明園那邊已經鬧了起來。範閑一掀車簾下了馬車，虎衛們靠攏了過來，抬步向著那座高大地總督衙門走去。

早有監察院官員遞上了名帖，衙門地門房哪裏敢攔，一位師爺急匆匆的走了出來，將範閑一行人迎了進去。

依然是那間書房之中，依然隻有總督薛清與欽差大人範閑二人。範閑很直接的表明了來意，並且通知對方，監察院地人已經進了明園。

聽到這個已經發生了地事實，江南實際上地第一人。總督薛清的眼角不易察覺的皺了皺，然後歎了口氣。緩緩說道：“有很多事情，是欲速而不達地。”

下江南對付明家，是慶國皇帝陛下地既定方針，範閑隻是一個具體地執行者罷了，薛清身為皇帝心腹，當然知曉這件事情地起源，隻不過在具體的措施上，與範閑有極大地差異。

朝廷收明家並沒有製定一個時間表，對於皇帝來說。他相信自己地時間還多，有足夠地耐心將江南地大族們慢慢吃到嘴裏。所以相應而言。薛清並不想太過急迫地下手，一直以懷柔為主，以免鬧出地動靜太大，亂了江南，晃了朝廷統治地根基。

所以對於範閑今天直刀入衙門，言明已進明園一事，薛清地心情自然好不到哪裏去，他就是始終不明白，範閑著這個急

做什麼？明明不足二十歲地年輕權貴，耗上幾年又怕些什麼？

他的胸中另有一絲怒氣，明白範閑此舉，是強迫自己跟著上船拿刀，監察院已經進了明園，如果雙方鬧將起來，自己身為江南路總督，不論如何，都是要保證一方安寧，那該出地力自然要出。

前些天薛清一直沒有鬆口，就是覺得對付明家沒有太大的把握，而且也忌憚著京裏地風聲，如今被範閑擺了一道，怒意漸起，沉聲說道：“若惹出亂子來，誰負責？”

範閑安靜的想了一會兒，認真說道：“應該不會出什麼亂子。”

薛清冷冷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不是本官托大，但怎麼算著也是你地一位長輩...這事情，你做地不夠仔細，明家已經示弱了小半年，等地就是你來欺他，如今你已經欺進門去，他們哪裏會錯過這個機會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進了明園，他們能有什麼辦法？”

薛清微垂著眼簾，說道：“明家養著一千私兵，朝廷雖然一向知道，但看在他們為朝廷立地功勳上，一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”

數萬人的大族

用各式名義養出一千私兵，並不是什麼難事，但範閑聽著這話不由冷笑起來：“究竟是為朝廷立地功，還是為君山會立地功？”

聽到君山會三個字，薛清沉默了下來，在他治下的江南，居然出現了這樣一個神秘而擁有無限實力地組織，不能不說是他的失職，皇帝陛下在發來地密信中也已經嚴厲的訓斥了他。

薛清明白，範閑是在用君山會這個大名目壓著自己，隻好無可奈何的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你的成算究竟在哪裏？”

範閑沉默了一會兒，開口說道：“明家準備殺明老四，裁給監察院，這事兒被我攔了下來。”

“蘇州府裏？”薛清微微一驚，這才明白為什麼範閑此時顯得胸有成繡。

“一千私兵，但隻要明家不敢揭旗子造反，我隻派四十個人進去，他們也不敢動一下。”範閑繼續微笑說道：“他們不是喜歡玩以退為進？我便要看看，他們到底能退到哪一步去。”

薛清半閉著眼說道：“真不敢動？你拿地不是聖旨。”

範閑針鋒相對說道：“未拿聖旨，卻有天子明劍。”

薛清淡淡說道：“明園隻要拚著再死幾個人，把情緒一調，直接把你那四十名監察院密探埋在明園之中，也不是不可能地事情...明劍？明園可以找到足夠多地借口，辯稱他們並不知道這一點，隻以為是監察院小範大人要殺人奪產，他們被迫反擊...不要忘了，這幾個月裏明家做地鋪墊極好，這時候發生這種事情，天底下地人都會相信他們。”

這句話戳中了範閑地心窩，如果真將明家逼急了，他們並不是做不出來這種瘋狂地事情。以明家在江南的根基與京中地助力，完全可以和範閑撕破臉幹，而且監察院入明園在先，雙方就是明火執仗幹上一場，輿論也會完全倒在明家那一邊。

但出乎薛清地意料，範閑似乎根本不在乎這一點，那張年輕英俊地臉上沒有半絲情緒地波動。

薛清忍不住皺了皺眉頭。

範閑終於開口，唇角帶著淡淡地自嘲：“明家等著我動手，我何嚐不是等著明家動手，隻要撕破了臉...他們如果真的敢動我地手下，不論如何，我也要栽他們一個造反，不管這天下人信不信，我都得把這帽子安在明老太君那個老不死的腦袋上。”

當著一路總督，說著如此枉法地事情，範閑地膽子不可謂不大，但接下來地那句話，更是讓薛清感到了一絲寒意。

“自然是沒有會相信他們會造反地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不過一旦動手，一直停留在江北的黑騎會過來，我會將明園裏地人全部殺死，隻要那六房裏地人全部死光了，誰來替他們喊冤？江南地百姓還是江南地士紳？”

他繼續平靜說道：“就算喊冤喊到京都又如何？就算打禦前官司又如何？六房地人我殺幹淨了，隻剩下夏棲飛一個人，頂多再加明老四這個點綴。明家地家產朝廷還是會拿到手裏...隻要達到了目地，手段髒些無所謂。”

他轉過頭來,盯著薛清地雙眼:“我相信,如果我監察院死了四十幾個人,我再調黑騎至蘇州,您不會還攔著我吧?”

薛清眼瞳微縮,如果事情真地這麼發展,監察院扔了四十幾個官員進去,自己還要強攔著黑騎南下...隻怕監察院真要發飆,惹惱了那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,自己就算是一路總督,恐怕也沒有什麼好下場.

看著範閑那雙溫和純淨地眸子,薛清無來由心頭一寒,對身邊這位年輕官員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,原來監察院地範提司,果然是一個殺人不眨眼地厲害角色,年輕一代做事,果然是足夠瘋狂.

“那你呢?”屠了明園,範閑自然也沒什麼好果子吃,但薛清始終不相信堂堂小範大人,會與明家賭這一鋪.

“我?頂多是除了全部爵位,去官,貶為平民...再不濟流三千裏?”範閑似乎在想著自己地結局,哈哈笑道:“薛大人又不是不知,我這人便是天下也去得.”

薛清忍不住搖頭歎息道:“那你送入明園地四十個手下...都是棄子?”

範閑閉著眼睛搖搖頭:“不然,我說地隻是最壞地結局,但我相信,以明家母子地老辣,肯定不會如此選擇...所以我很好奇,明家究竟準備怎麼應付?”

“這就像是打牌,我並不見得這一把就要胡牌,但我很好奇,對方準備打出來地牌是哪一張.”他睜開眼睛,笑著說道:“在某些時候.我有些賭徒一般的好奇.”

“本官...也開始好奇起來.”薛清地眼簾微微跳了一下,說道:“希望你的判斷不要出錯,那個姓周地君山會帳房還在明園之中.”

“放心.”範閑為這位總督大人打氣,“我在明園裏有人.”

薛清皺眉,不知道範閑在名園裏究竟埋

看誰,以他地身份,自然不方便發問,便閉嘴不再言語.二位江南官方地領頭人物.就這樣沉默的坐在書房之中,等著明園那邊傳來地消息.

並沒有等多久,消息便來了,總督府地師爺湊到薛清的身邊竊竊私語了一陣.

薛清沉默了下來,然後望著範閑歎息了一聲,說道:“對方打出來地牌,似乎出乎了你地意料...我要開始調兵了.”

範閑微微皺眉.

薛清繼續苦笑說道:“調兵...是為了你手下地安全.而不是為了防著你屠園.”

薛清知道自己不用與他細說,滿臉殘留著震驚,匆匆離了書房.範閑站起身來,從門外那名啟年小組地口裏聽到了事情地原委.

監察院地消息應該比總督府更快一些,但因為畢竟此時人在總督府內.傳遞信息反而慢了一些.

但當範閑聽到明園今日發生的事情後,依然止不住同薛清總督一般,臉上露出了震驚地神色,嘴巴微張,歎息道:“絕,比...我做地還要絕.”

他準備罵了一句髒話來發泄自己內心深處地那絲荒謬感覺,終究還是忍了下來,苦笑著搖搖頭,臉上漸漸趨於平靜,然後發下了指示.

“讓鄧子越把所有人都撤回來.”

“打不還手.罵不還口.”

那名啟年小組地官員領命而去,範閑也隨之走出了總督衙門的大門口.隻見衙門內一片忙亂,大部分不知道內情地官員麵面相覷,不知道總督大人為什麼要選在這個時候視察城治,為什麼這時候要喊城內所有地武官進府議事.

範閑自然有資格參加議事,但他知道,自己今天並不適合再呆在總督府裏,馬上即將到來地風波,自然要苦了薛清大人去安撫,而自己更應該去做些別地事情.

上了馬車.範閑揉了揉眉心,忽然對虎衛高達無頭無尾的說了一句話:“其實很多時候.一件事情會怎麼走,全部隻是看死人地順序.”

高達一愣,不明白提司大人說地是什麼.

範閑撓了撓頭,說道:“明明我是想他死,可是如果他搶在我讓他死之前自己先死了,咱們...反而有些問題.”

“誰死了?”高達皺著眉頭問道.

“咱們江南百姓眼中那位老祖奶奶,不知道救活了多少貧苦百姓地明家老太君.”範閑微笑說道:“因為不堪監察院入園凌辱,不堪小範大人多日來地欺壓,於今日上午憤而自縊身亡.”

明老太君自殺?

高達陷入了震驚之中,雖然他是自京都來,卻也知道這位明家地老祖宗在整個江南擁有怎樣的威信與的位.

“以死明誌啊.”範閑笑罵道:“明青達也真夠狠,比他媽還狠.”

其實,明老太君是不想死地.

這當然是一句廢話,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想死,就算明老太君已經垂垂老矣,生命的氣息往外流了若幹年,她在江南一的享福夠了,可她還是不想死.

明家在江南地名聲極好,開鋪放粥,資助學子之類地善事不知道做了多少,這位明老太君在人們地心目中,就像是雲端某個慈眉善目地老神仙一般,渾身上下裹著件甜蜜蜜,光燦燦地衣裳,以致於如今地江南民間,甚至在某些偏遠處,有人開始為這位明家老太君立起了生祠.

明老太君明顯沒有把生祠和自己地壽命聯係起來,也沒有想到,祠都立了起來,自己還能...或者說還應該活幾天?她最近地全副心神都放在應付監察院無孔不入的威逼之中,早已擬定好了相應地計劃.

在這個清美的早晨,得聞監察院密探入園搜查,老婦人麵色大怒,罵道:“明園修成之後,哪有官府搜查之事?就算總督大人入府也要持著禮數,這些監察院地混帳東西!”

她所居住地小院遠在明園最深處,根本聽不到前方監察院搜查地喧嘩之聲,但這種屈辱感仍然讓她十分憤怒,眯著眼睛說道:“你就打算讓咱們家被如此欺負?”

站在她身邊地,乃是明家名義上地當代主人,長房長子明青達,他麵色微灰,知道母親說地是什麼意思,小聲回道:“人已經去了,隻是...老四畢竟也是兄弟.”

明老太君冷冷的、厭惡的看了自己地兒子一眼,心想不心狠如何成大事?如何能在監察院地強力攻勢之下,讓自家能夠苟延殘喘,忍到京裏翻盤地那一天?

“心要狠一些.”

明老太君教訓道.

明青達看了母親滿是皺紋地臉一眼,臉上露出孝謹十足地笑容,應了一聲.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